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  
第二十一回 大開表珩姑娘理事 小失趣莊公子訪嬌

卻說當時蘭生黏住霞裳要陪，霞裳要叫老媽子陪他，說：「我的事多著呢，就叫姑媽去陪你罷。」蘭生道：「醃醃■贊■贊的，誰要他這老東西。姐姐你的事就叫暗香姐姐代了罷。」霞裳道：「各有各的事，誰好替誰呢？」珩堅道：「你們不用胡鬧了，我這牀空在那裡。霞裳，你就陪他去，伏侍他睡在我牀上，那裡是沒得死人的。蘭兄弟也不用怕，睡了，你就出來。你事我替你暫管。」月佩道：「雪貞姑娘也在姑娘房裡，怕不便。」珩堅道：「阿呀，你這丫頭！他們也是從小耳鬢廝磨慣的，不要說兩牀，就是一牀也住過了不知幾十夜。現今蘭兄弟多大年紀，有什麼避忌呢？」雪貞笑道：「姊姊記得麼？那年蘭兄弟回來了，我到揚州喜珍嫂子還沒嫁，素秋姐姐同喜嫂子通在你家裡，還有那雙瓊妹妹同蘭兄弟六個人，通要睡在老太太新做的牀上。老太太倒讓了我們，去睡在小牀上，我們日裡頭的頑還了得，喜嫂子彩木香花，爬到屋上去，姊姊栽了一交。夜裡倦極，睡倒就著。姊姊夜裡出了尿，還不知道，淌出來，我汗衫兒通透濕。」話未說完，珩堅臊得不得了，打了他一下，罵道：「不害臊的丫頭，女兒家說這個話兒，快同我閉了金口罷。」暗香等也不覺失笑，霞裳就伺候蘭生去了。過了一回出來，雪貞道：「他睡了麼？」霞裳道：「放倒了就糊糊塗塗的睡著了。」珩堅道：「事都完了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大家去睡一回子罷。」於是叮囑了守更老媽子一回，大家散去。珩堅就與雪貞同榻。有幾個族中親戚女人，把蘭生、霞裳的房榻通占滿了，連樓上女客房亦都有女客。霞裳只得再到珩堅房裡睡在蘭生腳邊，一覺方醒，天已大明，連忙起來。珩堅同雪貞也醒，忽聽蘭生哭道：「雙瓊妹妹沉下去了，雪貞姊姊在那裡，快救！」珩堅道：「怎麼？」霞裳就走過去揭開帳子，看見蘭生睡了張開眼，額上通是汗，說道：「小爺說什麼？」雪貞笑道：「大約是魔住了。」蘭生醒來，定一定神說道：「我嚇死，原來是夢。」珩堅、雪貞通起了身，問道：「什麼夢？這等呼叫，雙瓊、雪貞？」霞裳就伏侍蘭生穿衣起身，蘭生道：「我到一處，房屋華麗，極體面地方，見有幾十個姑娘擠在一個亭子裡看什麼，我也走去一看，你們都在那裡看一個大碑。我向一個姑娘問是什麼碑，好像他說的是斷碑。就有一個藍面獠牙紅頭髮的妖怪拿著一根短柄錘，錘上通是尖釘，跳出來就打，口裡不知說什麼。你們連忙就逃，我也跟了走，逃到海岸邊，無路可通。後邊又是追趕似的。看見那邊有一破船兒，你們就擠上去。船底通通脫了，把你們飄到海中。我看見雙瓊妹妹沉下去，雪貞姐姐浮到岸邊。後邊好像有一個書生，把藍面鬼打退，奔來救你們，我就告訴他，便急醒了。」雪貞在那裡盥洗，笑道：「多謝關心救我，否則我做了《聊齋志異》裡的晚霞了。那裡能從從容容的在這裡呢？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盥洗梳頭已畢，眾人均靜立房外伺候。珩堅道：「現今這裡你們去各管各事，其餘的均到議事廳伺候去。」珩堅就同蘭生、雪貞去請安回事畢，再到議事廳來。蘭生到外書房。這日是大除，伯琴等皆隔夜回去，就知三、順唐在那裡，也是才起身來，盥洗已完，在那裡吃早點心。三四個僕人在門口站著。知三道：「裡頭通起身麼？」蘭生道：「起來了。」順唐道：「就在這裡吃點心罷。」蘭生遂坐下，柳煙倒上茶來。蘭生看點心皆不適口，只得胡亂用了一些。只見水月走進來說：「王媽來說姑娘請爺去呢。」蘭生便進來到議事廳。只見月佩、暗香、春喜、秋紅、阿秀、百吉、阿珠坐了一桌在那裡用早點，方完，有三四個小丫頭伺候著收碟子漱口。裡面雪貞、珩堅、霞裳三人坐下一桌，有幾個老媽子在廳外站著伺候。五六個小丫頭送茶的送茶，傳碟的傳碟，伺候三人早膳。珩堅道：「你跑到那裡去了？等你吃點心，等了一回，他們都嚷餓，先吃了。我三人又等一回，只得先吃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多謝。我在外書房已經吃了。」霞裳道：「他們沒參湯呢，要喝一口。」就把自己的湯送到蘭生口邊，給他喝了一口，也就罷了。雪貞道：「你往外邊吃，也不叫人進來說一聲，累得我們好等。」珩堅道：「再加上一些好麼？」蘭生看桌上也就是外邊的幾樣，說道：「你們通是一樣的點心？」雪貞笑道：「誰叫你不早來？體己東西，我們先吃了。」說著就有回事的來回錦緞舖裡收帳的來。珩堅道：「到外帳房去。」回事媽子道：「梅雪來回就去過了，外帳房說這是上房的私帳，已經過在內帳交進來了。」珩堅道：「取揭票來看。」老媽子呈上，只見上寫著：尊帳本年十二月

初二日：摹本雪厭四疋，每疋協計捌拾捌兩捌錢正。

初五日：鼻煙剪絨掛二件，每件協計叁拾捌兩正。

又元青上上清水京貢緞六疋，每疋協計貳百陸拾肆兩正。

初八日：竹青頭號寧綢八疋，每疋協計壹百玖拾貳兩正。

十一日：花元縐十二丈，元緞乙疋，兩計肆拾伍兩陸錢正。

又赤銀爐縐五丈，四湖縐五丈，兩計叁拾壹兩貳錢正。

十四日：赤銀爐竹根，青寧綢織花女褲料條七條，兩計玖拾捌兩正。

共計柒百伍拾柒兩陸錢正。

顧府尊照。

人和錦緞莊抄呈

珩堅命取帳冊來對於一對，不差，命月佩九五扣照付。那來的人初次不肯，經僕人申斥了一回，說衙門裡你還得不到這個數呢。來人只得罷了，收銀回去。自此內外人日日的忙，連年也不曾過。不過祭了祭祖先。次日，是乙未元旦，親友大家要望親戚款朋友，那裡能來幫他。知三上了衙門，也各處去賀賀新歲。蘭生在二十七日內不能出門的，只得在裡頭混。過了初五，士貞就把順唐差往東洋去了。又派徐起、小金兒、大丫頭風環到日本去接吉田氏，直到元宵，吉田氏方到家中。學著中國禮，到靈前去一場，幸官話本熟，見於許大人，略敘家常話兒。蘭生就來叩見母親。珩堅、雪貞也來見過禮。吉田夫人將蘭生攬在懷中，摸著脖項，親熱了一回，有一答沒一答的問問，又考他西洋話，已經生疏的多子。蘭生向母親要頑意兒，吉田夫人道：「你這麼大，十五歲了，還要這個，教人家看見笑呢。」士貞命把老太太西隔壁一間收拾給他做房。吩咐合家稱他二太太，西面一間器用房裡把東西騰出，堆在老太太房後。蘭生住在老太太後房，雲錦撥給二太太，霞裳仍舊伺候蘭生衣服。自頭七起到六七，知三到省裡去賀年，順唐又到日本，內外的事只得交給珩姑娘一人。雪貞回去住了數天，再來幫著。因此把個珩姑娘忙得狗大尾巴尖。接著歐陽家吉期已近，又要辦理妝奩。那妝奩的事，珩堅又不能經手的。幸知三賀了開印，過了正月二十，也就回來。伯琴、仲蔚也開了店，年事也完了，到顧府來幫忙。瞋士是讀書本色，不能辦事的，也時常來頑頑。介侯是清高熱心人，替他辦事，要稱他意思的，心裡歡喜，什麼都肯做，連把頭給人做溺器也願。心裡不歡喜，就要當面得罪人。他最惡勢利卑賤心術不正的一流，若果至性至情，天真爛漫，並無機械，就是擁奴牧豎，他也極合式的。當老太太在七之時，伯琴、知三、仲蔚、瞋士、定侯幾個好友，有時也常到平康走走。又有許多事情，姑在後文補述。

再說顧府喪事，士貞就擇定二月初二至初十受弔三日。又念親死以入土為安，他也不信堪輿風水，便就定於初十日到祖墳，與父親安葬。到了二月初二，得了電信：子虛補授上海關道。這個信到了揚州，大家歡喜，自不必說，就是辦理喜事，也十分精神。芝仙又到了家中，地方官紳親戚朋友，前來賀喜的，車馬盈門。這裡顧府到了初八，就忙起來。第一日受親族的弔，第二日世誼朋友，第三日是受官場的弔。初八早，就有弔客前來。士貞是世襲雲騎尉，數年前捐了一個候選知府，旋在賑濟裡加捐二品銜。大門轟燈藍子，一面寫著二品銜候選知府，一面寫著世襲雲騎尉。頭門上兩排八個家人，穿著孝在那裡伺候弔客。門外搭著兩只鼓樂亭。客到，一面鼓樂，一面升炮。二堂上兩排十六個家人。當廳排著經堂，二十四個禪門和堂諷經，伺候迎送，接收弔禮。二堂內甬道旁，東首一班細樂，西首一班擊鼓同吹嗩吶的。通德堂正廳壁上，都是輓聯祭軸。前後一起排著兩只紅木大八仙桌。上邊鋪著白緞素桌罩，白緞素桌圍，裡邊靠桌圍，當中放著一個大獨座，用著大紅緞椅披椅墊裝飾。門前就是一個神主，外主寫著皇清詔封

宜人晉封夫人稀壽顯妣舒太夫人之神王。旁邊各一行，上行是某某某年月日谷旦，下行是孝男顯莊孫珍奉祀。裡面內主是寫著皇清誥封宜人晉封夫人顯母舒太夫人之神王。旁邊兩行上行書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，一面書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。桌上擺設古銅彝、鼎、玉碗、玉盆、翠玉、如意、筆洗、大紅、珊瑚枝、瑪瑙、花瓶各種珍貴玩器，一副大七事件。地下鋪著一條俄羅斯羊毛絨如意回文字邊細花樣五鶴朝天的地毯。這是土貞在外洋托人到俄國定織的。一面是素，一面是吉。放在正廳，尺寸恰好。廳兩旁二十把廣式花梨大靠椅，亦是白緞元邊的素披素墊。廳後屏門大開，養志堂內停著靈。門前一張大祭桌，鋪著大紅繡鶴桌帟緋金花緞桌圍，上放一軸誥命，也設著幾件玩器。一個大銅磬，二十四只玉碗，碗中放著各種祭品，玉杯象箸。桌前一對大仙鶴銜著兩枝蠟，一個獅子奪球的點銅錫香爐。兩旁十六把紅木騎，亦是椅帔椅墊。後面一半通是白布孝幃。從大門至內客廳，一律掛著明角藍花字大燈。到了晚間，悉數點起，正廳內廳又去裝了四盞電氣燈。門前也是一盞，會客廳同書房皆用煤氣燈，照得四處通明，纖毫畢露。土貞已無近房，只有幾個遠房在揚州。同土貞一輩的還有兩人，長一輩還有一人，小一輩的四人，小兩輩的六人，都去找來護喪。初八九兩日來的弔客，出出進進，外邊的忙，自不必說。第一日土貞就請四個幹事族中，同著仲蔚、隄士相陪。第二日請介侯、獻之、隄士、仲蔚、舒友梅、許夫人的堂姪許平叔、麥子嘉、沈菊■陪客。裡邊珩堅的忙，真是馬仰人翻。天甫明，春喜、秋紅、月佩、暗香就照著兩盞台燈來請，到三更後方能睡覺。珩堅因又請了隄士的夫人謝氏、順唐的夫人洪氏、喜珍、雪貞陪客。初八這日，土貞請了四位孝廉各穿蟒袍補褂前來襄禮，陪客的請了四個紳士，當道知道是後任道台的親家，格外巴結，通通來弔。土貞就請道台點主。這日四更多天，珩堅就起身。暗香伺候盥漱梳洗畢，喝了一杯參湯，就有議事廳值班丫頭先到霞裳、秋紅、春喜、阿秀、阿珠、月佩處把幾位上等執事姑娘請齊了。這幾位姑娘率著僕婦丫頭到小姐外房。霞裳、月佩就叫小丫頭揭起門簾進去請姑娘辦事。暗香笑道：「你們早呢。」珩堅正坐著喝參湯，因問道：「你們沒睡嗎？」霞裳、月佩道：「胡亂睡一回就起身，已是四點三刻了，盥漱梳洗一回，到廳上吃了點心才來的。這時恐怕要六點呢。」說著，那妝台的鐘果然當當的打了六響，接著壁上的撞鐘也是六響，其餘各處的鐘也都打了。珩堅道：「真不早了。」就命暗香在抽屜子裡取那個表來。暗香道：「現在守七之期，不能用金錶，用那個珠嵌亮表罷。」珩堅道：「不要那珠嵌，就用銀的。」暗香就取了來。珩堅一看，果然六點。因問道：「你們表上對不對？」霞裳、月佩道：「通對的。」外邊秋紅等也道大家不差。暗香看了一看自己的表道：「我的快三分，恐怕不靈，用那個小的了。」就去自己房裡去換了一只小珠表。珩堅道：「走罷，你看窗外微微的亮了。」暗香就傳呼伺候。只聽外邊答應了幾聲。珩堅走出房來，霞裳、月佩、暗香、阿珠等七個大丫頭圍著。門前兩旁照著一對東洋玻璃洋燭燈。再前邊兩個老婆子各提著明角大提燈，一面上書著議事廳三個大匾藍字，一面是畫著兩枝玉交枝如意。前後共十餘人，鴉雀不驚的走，但聽弓鞋閣閣，細步纖纖。先到孝幃哭了一回，同父親講了幾句話，丫頭送上盥口杯盥了口，又送上手巾擦了，然後抬身。各人圍隨著出來，到議事廳坐了。吩咐去請喜姑娘、雪姑娘。去了一回，喜珍、雪貞方到。天已明了，傳伺候點心，丫頭等就一疊連呼「議事廳開點心」。喜珍笑道：「妹妹這幾天辛苦了。」珩堅笑道：「倒辛苦了姐姐同雪妹妹。」雪貞道：「倒也不見得，今日還要辛苦呢，到底幾時點主，幾時出殯？」珩堅道：「前本議定寅刻點主，午刻出殯，因怕道台不能早，改於卯刻點主，午刻出殯。昨日特差人到衙門裡知照過了。今日還得早去請才是。」就差一個丫頭到外帳房去問過衙門裡去請過沒有。丫頭去了一回，進來回道：「早去請過了，第二次請的人又要去了。」珩堅聽了就不言語，一回子又道：「墳上怎樣？你再出去請示。」丫頭去了一回，又來回道：「通安排好了，不過太太、奶奶、小姐的地方，要請姑娘先派幾個人去看看地方。姑爺說最好請那裡一位大姑娘去就萬穩了。」珩堅想了一想，就對月佩道：「你去罷，帶四個人去，你這個冊子交來，我們來代辦。」月佩答應著，珩堅開了四個帶去的花名，傳上來，吩咐了幾句話兒。月佩便預備轎子。不多一回，外邊來回轎子預備了，月佩就走。珩堅道：「我同你說，地方四面的擋布要密，叫幾個小子在外邊嚴嚴的巡察。那更衣的地方，更要嚴密。那邊雖有墳屋，都是鄉人出入的，我們來了，不用吃他們的飯。你就叫管墳的女人，備六七樣清致的素菜就是了。」月佩答應著去了。將到卯刻，已有客人前來，忽報有前任美國欽差馮大人送禮來，親自來弔。接著釐捐局總辦徐大人、南洋統帶田大人、機器局總辦方大人、提調章大人、商局總辦姚大人、銀行總辦孫大人等陸續皆來。幸虧此日官場居多，內眷甚少，故珩堅不至甚忙。上半日內邊比外邊更清靜。又停了一回，聽得外邊升炮三聲，回說道台到了。外面陪客的大賓介賓四位孝廉便去迎接。這時地方官皆到，都在二廳上站班。道台一逕進了花廳，茶房送上茶去，紳士等按了茶杯略談一回，道台便更了素服，到靈前設祭。四位孝廉及大賓介賓兩旁侍立，贊禮生唱上香奠酒一跪三叩首。土貞、蘭生同族中十幾個人在兩旁跪謝，一位孝廉請了祝文。祭畢，焚紙，退出，復到花廳喝茶。旋有兩個穿白的僕人扶土貞到花廳上，贊禮人唱行禮，土貞便跪下叩頭。道台還禮畢，贊禮生又代請更衣。道台便更了吉服。兩個人扶了土貞，引導到正廳外邊。又升了三炮，伺候的人便將兩只桌子上玩器撤去，換了紅緞緋金龍虎台毯，灑金寧網桌圍，南首北面放著一張紅木椅，亦是大紅繡金椅帔椅墊。大賓介賓四位孝廉，花衣補服，侍立兩旁。地方官亦在兩旁分班侍立。贊禮生唱升靈。就有兩個體面僕人穿了素服，將神主抬到外桌舉定，贊禮生唱執筆，道台就執了墨筆，禮生唱臨神，道台便把筆整了一整，禮生又唱受神氣，道台將筆在口中呵了一呵。禮生又唱定主，道台就將內主外主在王字上各點一點，方換硃筆。禮生又同上項唱禮，於是把紅筆點了。看官記取，本來七中開喪，不應題主，因土貞沾染泰西之習，辦事最喜神速，故不能拘守成例。其時土貞等喪服中人，均在兩旁東西跪著。點主畢，贊禮人唱行一跪三叩首禮，孝子等叩謝過。木主則另行請上靈宮，陪客之賓相復請道台到花廳。土貞復由人扶著，偃偻匍匐而出，謝了方回。孝廉紳士等陪著筵宴已畢，道台方告辭而去。外邊鼓樂升炮，地方官也就次第去了。升炮鼓樂，及紳士等均恭送如儀。珩堅就命內外安排早飯，吃畢。贊禮人引士貞等在靈前告祭，所有親族世誼知己的都去行禮，伺候送喪。便傳諭啟靈。外邊儀仗鼓樂執事早已停妥，所有內眷的轎子車子亦都妥帖。儀仗既發，便頭路由牌，次清道旗，次肅靜迴避牌，次顧府轟燈，次銜牌，書雲雲騎尉、二品銜、候選知府、光祿寺卿、太醫院等字樣。過後便是旌旗牌，亞字牌，次鑿駕次，誥命亭，便有一班十番樂器，便是提爐幾對。提爐過後，方是喜容亭。土貞又去找了一班西國圍練洋槍隊一班西樂，嗚嗚的且行且走。又一隊巡捕過後，一班道士高僧執著引魂幡幢之類，方是一班細樂。便見綠呢魂轎過去，尼姑十六人步行相送。以後方是磁棺，卻不用獨籠槓，用著西洋高腳送棺車，五匹高馬拖著。後面就是孝子行幃，最後方是送殯的戚族朋友。凡綠呢轎三乘，藍呢轎二十乘，小轎六十餘乘，東洋車八十餘輛，小車四十餘輛，其前後頂馬送馬護馬跟馬共十四匹。男子送殯，皆素服執香步行。珩堅特命阿秀吩咐丫頭馮子，此地租界，看的人多，不許嘻嘻哈哈，毫無規矩。幸早已知照捕房，特另派巡捕，一路彈壓。儀仗由大馬路過法租界西門直到墳上。家中外面男的，惟有隄士及四五個僕人，裡邊姑娘只留秋紅及四五個丫頭僕婦。忽然來了一個客人，將名片傳進。隄士一看，是韓發兩字，便知就是秋鶴，心中自是歡喜，但兩人從未見過一面的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與冶秋妹丈最好，但聞得這個人傲骨稜稜，不受拘束。大家說他憐香惜玉，懇摯纏綿，另是一般懷抱，與眾不同的。就是士貞姻伯，也說他經濟學問，蘊蓄深湛，熟悉洋務，仰之如泰山北斗，究不知是何樣人物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出迎。小廝把秋鶴領進來，隄士降階揖接，一看雖形容憔悴，卻是骨秀神清，年紀三十以外，因笑揖道：「緣締三生，會疏一面，春風近接，何幸如之。」秋鶴也不揖，道：「萍絮飄零，風塵骯髒，未嘗實學，浪得虛名。弟初來貴府，均不相識，還求指示。」隄士就攜了秋鶴的手，同到外書房。伺候的送上茶來。隄士看秋鶴穿著灰布棉袍一件，半新舊的天緞珠皮褂，鼻煙色的呢套褲，粗布襪，雙條潤深梁毛布底緞鞋，元緞小帽，一個珊瑚結，想道：「倒是名士派呢。」因問道：「秋兄幾時到申？」秋鶴道：「還未請教上姓大號。」隄士道：「敝姓洪，小字隄士。」秋鶴立起重揖道：「久慕久慕，令親冶秋兄到常常會來，現在募兵到高麗去了。今年與他在南洋分手的，府上可有信否？」隄士道：「還是上年十二月初得了一信，聞得舍妹那邊信息常通，他倒還能得手，不過獨木難支耳。」秋鶴道：「弟上年十月回舍，實思力田自給，不復遠行，無如幼習荒嬉，未嘗學稼，沾途勞苦，實不能支，只得再到申江。一來訪候故知，二來就近得一枝之寄。蒙士貞丈在日本時函招數次，心事未酬，月初見邸報，知子虛丈記名待放，數日前竟放了海關道，弟就修函敬賀。初七日得芝仙弟回信，囑在上海相俟，弟與他這位令妹有些問字的瓜葛，芝仙老弟十九喜事，弟還擬在顧府上討個送親差使，到揚州同他敘敘，所以即日趕來。現在行李在巢雲棧中，芝仙弟信中

述及，此地老太夫人去歲仙游，初八九十三日開弔，所以一逕趕來，到馬路方知業已出殯，祭奠來遲，只得向孝幃叩首了。」說著就命車夫去取那弔禮衣服來，就請毘士知照裡邊，秋紅道：「這個時候還有人來弔孝，也是明日黃花。」只得吩咐把孝幃前的桌子整頓好了。秋鶴更了衣，隨毘士進去，親自點了香爐，行了禮。想著土貞見愛之情，就不覺灑了幾點淚。祭畢，重新出來更了衣。已將上燈，秋鶴就要回寓，毘士挽留一回，說這地方很有空榻，他們晚上回來就好與他相見。秋鶴道：「某並非不情，一則土貞到了墳上，須俟安葬妥當，方得回來。二則弟初到，行李尚未妥當，不能不去收拾，明日恐須歇息歇息，後日再來罷。」又道：「弟有一個舊交，姓喬，字介侯，意欲探聽他的住處，前去訪訪，吾兄認得此人否？」毘士笑道：「他住城裡喬家浜，與這裡蘭生弟同孫伯琴昆仲極熟的，這回也送殯去了，他回來弟當替說一聲兒。」秋鶴道：「費心更好，但是兄所說的孫伯琴，是否就是冷秋弟的妹丈？」毘士道：「然也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更好了，弟同他也見過一面，費心通替我候候罷，我後日打諒候了介侯，還須到他小東門府上去呢。」毘士答應了幾個是，秋鶴就別了出去。毘士送到門口，看他上了車，匆匆去了，毘士方進來。

那秋鶴坐車一逕到寓，把行裝略略佈置，吃了晚飯，也就睡了。在枕上輾轉不寐，尋索起來，自念憔悴孤衷，蕭條獨客，相如壁立，元亮田蕪，無依愛日之光陰，難忘寸草，感斜陽於遲暮，尚作浮萍。年來涉世愈多，戀家愈切，畹根不能保，環姑不能留，覺得憂愁煩惱，觸處皆生。我本來善恨，近來不知道這眼淚愈加多了，所可惜者，以祖宗屬望，蒼生待命之身，偃蹇風塵，呼號溝壑，王孫一飯，末路誰憐？季子半生，說書空上，天子有求賢之詔，大僚無薦士之章。秋鶴秋鶴，你抱這樣經綸，當這般時世，天生你這個人，好沒來由呢！想到此便不覺落下淚來，寓間壁便是青樓，聽他們竹籬絲哀，愈覺得心裡發煩，因歎道：「他們現在相聚果然快樂，將來散的時節，不知作何光景。我這番到此，當立志不入青樓，免得多生外感。就是交友之際，亦當稍露和平。且到一步地位，再作一般心計，不能以人力爭天的。」這麼一想，心氣和平，就睡去了。

那邊顧府喪事，上文既已詳述，這個殯禮也大略相同，不過墓弔時繁華闊綽，聲勢喧赫而已。若欲詳述起來，恐怕看書的人討厭，只得一言交代。說到了墳上各親友男女紛紛祭奠，把珩堅累得力盡筋疲。所有送葬的，直等太夫人的棺入了殯宮，拜祭一番，方才回來。那幾個至親近族留了一夜，也就回去。惟土貞夫婦同二夫人蘭生留住三夜，方才回家。珩堅家中有事，次日，先就坐了中轎帶一班丫頭回來。一路驅逐閒人，自不必說。接連就辦著喜事，下文再表。如今要把知三、伯琴、介侯、仲蔚、毘士幾個人在新年裡頑興補述一番了。

當顧府七喪中忙的時節，各人也去幫幫，閒了便在租界頑頑。知三從初十起到蘇州金陵賀節，初十以前卻是閒的，也就同幾個知己敘敘。那正月初三是伯琴、仲蔚合請年酒，初四日介侯請酒，初五日毘士請酒，這是新年的俗例。親友往來，在這幾日真是困於酒食。初五這日，毘士請酒，散席之後，客人都去，伯琴、仲蔚、介侯三人談天。伯琴道：「你們看見可憐生擬定春季的花榜麼？」介侯道：「我還是去年在今弟那裡看見的抄本。」伯琴道：「現在已經刻好，去年我在王姓那裡也先過抄本，這個第一名蘇韻蘭。贊得他這樣子好，我總不信，這個人向來未曾聽得。有的說從京裡來的，有的說從揚州來的，究竟莫名其妙。」毘士道：「說你曾同姓王的去過，到底見也未見？你且說說。」伯琴道：「真真氣死，姓王的也是聽來的。說這位蘇姑娘天仙化身，怎樣標緻，怎樣多情，才學又好，地方又好，我給他說得沒了主意。」仲蔚道：「他住的綺香園，聞說是一個武員的，怎的送了他？」伯琴道：「這也不管，未可知也，有了錢買的，或者有交情送的，不過世界上有這等姑娘，怎麼好不見呢？我就同姓王的到那裡，有一個小丫頭出來問了姓名。」介侯道：「何不直闖進去？」伯琴道：「他園門裡客位間貼著一張條紙，說爺們駕到，如並非素識，亦無熟人同來，請在此坐等，通了姓名，再行請入。你想這個青樓中學了衙門的規矩，已是不近人情，倒也罷了，豈知告了姓名，我們在那裡坐了一回，小丫頭出來說：二位爺我家姑娘不認得，現有見客例單一紙在此，請爺示下。我就將紙單取來一看，上寫著：兒係良家有夫之女，屈志卑賤，實非素心，只緣貧困之乘，稍貶堅貞之節。天下之大，不乏多情。嗷肯來游，定皆上品。務求垂愛，鑿兒苦衷，或賦詩一章，或助妝十元。苟承摯愛，定許談心。否則蒲柳之資，不能入賞。香園之大，妙選充盈，何必戀此不近人情者，尋歡而取苦哉？為此奉告，伏乞諒之。」仲蔚道：「倒寫得這樣曲折宛轉。」伯琴道：「我看了這個，氣得發昏，姓王的尚要送他十元，看一看，我說罷了，若講揮霍，倒不在十元不十元，就是百元千元只要買個願字，今他先要十元，同衙門裡門包似的，人家就不願。若說做詩，倘做得不合他的意思，仍舊一個不見，反給他考一考，丟臉。我所以拖了姓王的就走，真是晦氣。」介侯道：「還是送他十元的好，不過沒來由。」毘士向伯琴道：「我們今兒就去訪訪他，好不好？去年我說要同仲蔚去的，當初仲蔚不肯，說道你也去碰了釘子，我道是什麼獻醜，豈知你們因不願意回來的。這回去好了，他要做詩，我就做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你情願給他考麼？」毘士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況且我的詩雖不好，也未必是落第的。」仲蔚道：「倘是他要每人考起來，難道我們真正做了考生不成？」毘士道：「你放心，你這詩也盡管去做得了，還怕他不取？若真不取，就是欺世盜名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我來做一首去罵他，送了進去，我們就走。」毘士道：「這個不能，我們想打便宜茶園，你這麼著就累我們了。」伯琴道：「罷啣，我的詩是不好的，你們三個去。」毘士道：「不妨，他要做詩我替你代做，好不好？」介侯道：「我呢？」毘士道：「你這才學還不是七步麼？」介侯道：「我是不做的。」毘士：「且到了那裡再說。」於是再三再四的約三人同去，伯琴道：「我今日不去了，就是吾兄弟今朝他號裡接神，未必能空，要去明朝去。」介侯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大家約定了，到次日吃了午飯，毘士就僱了一輛馬車去約，三人坐了，同到了那裡，園門卻是關上，叩了一回，方走出一個園丁來開門。四人進去，園丁笑嘻嘻的阻住道：「爺們是來看蘇姑娘的呢？」介侯道：「正是。你進去說兩位姓孫一位姓洪一位姓喬。」毘士道：「我們特地來的。」園丁笑道：「多謝枉駕，姑娘今早燒香去了。」伯琴道：「那裡去燒香？」園丁道：「不知道到那裡。」毘士道：「幾時回來？」園丁道：「也不定，爺高興等便等等。」伯琴道：「如何？又碰釘子了！」仲蔚道：「這倒不是釘子，但出了門也沒法。」毘士道：「我們等一回也罷。」介侯初次不肯，毘士再三拖住，方到裡面一間客座裡坐了，到還精緻。園丁送上便茶來，四個人談了兩三個點鐘，仍舊不回。伯琴道：「你們伺候罷，我要去了。」介侯道：「我也去。」毘士、仲蔚也只得同走。伯琴向毘士道：「我說不要來，你一定要來，今兒你舒服不舒服？」毘士沒得說了。介侯道：「我們到靜安寺去望望顧家罷，這兩天蘭生苦得怎麼樣？」伯琴道：「我們打南馬路徐家匯走好不好？」仲蔚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就命馬夫從法馬路寧波會館向南馳去。走過西門，將近斜橋，忽見馬路旁邊有幾個人立在那裡看什麼呢。介侯道：「他們做什麼？」毘士一眼望去，只見一個侍兒笑嘻嘻的，兩隻腳立在小凳上在那裡折梅花，裡邊是一個長春花團子，門口有一輛羊頭車，又歇著一乘藍呢紅鑲腳中轎，有兩個小侍兒年紀約十七八歲，在地上受折下來的梅枝。因連忙喚停車，下來一看，只見折梅花的侍兒，年紀約二十左右，鵝蛋臉，明眸皓齒，洗盡鉛華，穿著一件青灰寧綢元緞鑲邊的羊皮緊身襖，元色寧綢元緞鑲邊的白狐皮嵌肩，青蓮廣莊雞皮素縐的散管小羊皮褲，品月貢緞的闊鑲邊，兩條元色緞子月華帶頭上元絨抹勒，抹勒上並無裝飾，盤雲髻，插著兩枝嵌寶金簪，一面插著蠟梅蕊裝成的蝴蝶，耳上一對小金環，嵌著一粒金鋼鑽石。手上一雙金鐲，指上三四個金約指，嵌著寶石。自上至下，真是清潔高華，纖塵不染。下邊兩個小侍兒也是一色打扮的：三藍胡縐羊皮緊身，穿袖襖元緞闊袖邊，元縐元緞邊的狐皮嵌肩，二藍素縐的鑲管散腳褲，也是大腳，花鞋布靴，頭上梳了一條大辮，墜著穗子，帶著一只錦緞，男帽上邊釘著一塊藍寶石，辮上插蠟梅雙蝴蝶。年紀十四五歲，一個小方臉，一個長臉，真是美玉無瑕，珠聯璧合。四個人眼光不覺射上射下。仲蔚道：「這幾個不似門戶人家。」介侯道：「一個小方臉的好似在那裡見過似的。」伯琴道：「你看這轎子，恐怕花團子有內眷在那裡，何不進去看看？」說著，只聽兩轎夫抬了兩盆山茶出來，放在羊頭車上，叫車夫裝，一面喊道：「珠圓姐，姑娘走了，快進去。」大侍兒就走了下來，一同進去了。毘士向三人道：「我們不要進去了，就立近些看他出來罷，轎夫說姑娘，必是一位小姐呢。」只見車夫裝好花，推了先走，轎夫把轎子提好，便見剛才的三個侍兒，一個提著一個衣包，放在轎後，兩個捧著一位麗人出來。圓姿月滿，豐前云舒，挽著一個三套盤螺髻，珠嵌捧髻心，兩邊兩隻珠穿鑲翠百寶金絲鳳，兩枝鑽石蓮花金簪，元色建絨六條晶圓珠邊抹額，鑲寶珠墜小金圈，晶圓大嵌珍珠領。上身穿著定織石青雲龍緞金線元狐襖，妃緞回文洋金灑花闊邊，雪緞月華小邊三道。當胸一個珠穿嵌寶大壽字，縫在襖上，掛一只盤珠小金錶，下穿時花百褶珠條

西湖十景金邊繡線水紅裙，裡邊一條赤銀爐地織金圍鶴褲，好似狐皮的裡子，褲管鑲著品月地萬壽繡絲邊，上頭青蓮色月華邊三道，管口一排元絲珠穿網絡，墜著元色短排須。腳上竹根青蝴蝶尋芳小繡鞋，鞋尖上一顆大珍珠，履跟圍著三四個小金鈴，手上一串金絲嵌珠百寶釧，指上幾個嵌寶金約指。真是寶月祥雲，仙肌雪骨，濃華清豔，典雅堂皇。使伯琴等四個人的眼光霍霍不定。這個美人好似磁石，把伯琴等的魂兒都已吸引牽走了。美人出來，眼光就跟他出來，但見他從從容容上轎，一雙媚眼向伯琴四人拋了一拋，就下了轎簾，抬著，侍兒跟著去了。這裡四人真看了對面文章，十分充暢。聶士歎了一口氣，仲蔚默然。伯琴笑道：「聶士你看得歎起氣來了，還是他得罪你，不同你笑一笑麼？」介侯笑道：「真有趣，看他臨去秋波那一轉，可惜隔花，人遠天涯近呢。」仲蔚道：「這個不知是門戶人家，還是閨秀？」聶士道：「看他正正經經，有林下風味，不像青樓，不知道誰家宅眷，就是這幾個侍兒，也是得一可以無憾呢。」介侯道：「他轎夫喚著珠圓的名字，當中必有一個名字叫珠圓，我們何不到花園子裡去問問，或者知道。」聶士道：「不差。」於是四人進去假充買花的人，看了一回，乘間便問園丁：「剛才買花的姑娘姓什麼？」園丁笑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們沒問他，他也不告訴我們。」聶士道：「你們為何不問一聲呢？」園丁笑道：「不料你們要來打聽，要是知道了這個，我就問了，現在也來不及，你們自己去問罷。」倒說得四人訕訕的無言可答，伯琴道：「去罷，你們本來也慧，他們做生意要緊，那裡能去問他呢？」園丁笑道：「一些不差。」於是四人走出，復上車來，紛紛議論說：「今日不見韻蘭，見了這人，也可抵算，但見了這一次，不知何日再得僥倖一見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行？過了徐家匯，介侯道：「馬利根玉田生就在北面楊家鋪，我們就順便去頑頑。」伯琴等道極好，說著，已到門前，命車夫停了車，四人下車，走進去，到洋房樓上叫道：「馬姑娘、玉姑娘在家麼？」只聽裡邊答應道：「在家。」洋簾響處，玉田生先走了出來，馬利根也出來，笑道：「裡邊坐罷。」四人走了進去，我且略停一停再來詳述。